

# 話 絲

第五卷，第四三期

## 王爾德入獄記

日本本間久雄著

士驥譯

( 777 )

時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日。英國社會上發生了一件大大掀動人心的事件。那是因為當時文壇底第一個紅人的烏絲卡·王爾德對為當時社交界底中心底一人金倍利侯爵 (Lord Queensberry) 提起了誹謗的控訴，開了審判。在此審判中，王爾德不但吃了敗訴，在第二天他以一種猥褻罪被起訴，不一會就被判決須過二個年頭的牢獄生活，因之人心更大大浮動了起來。當時倫敦底街道，全被此謠言所充溢，此謠言並傳到了美國。那麼此事件——「王爾德事件」是怎樣一件事呢？為什麼王爾德要對金倍利提起訴訟呢？為什麼敗了呢？又王爾德為什麼反被提起公訴呢？為什麼是有罪呢？這徑路，是連帶着可視為一種小說的十分有味的文學史上底逸話或視之為近代社會問題之一種的性底倒錯問題。我打算在底下把和此徑路有

關的一切事件都記下來，但第一却非得叙明那時底文學家的烏絲卡，王爾德底生活及社會的地位底一端不可。

烏絲卡·王爾德於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底杜白林，父爲該地底國立博物館底副館長，威廉王爾德爵，母爲有名的女作家。他自早就現出天才的氣稟，長入牛津底摩特林學院，在學生時代因了他底詩才，曾得到爲當時學生底最名譽的紐台凱脫獎。一八七八年出學院，一八八一年公表其詩集，一躍而爲社會底寵兒。因爲他底詩集是被認爲因其清新的興味而被社會所歡迎的唯美主義運動底一種代表詩集的。

唯美主義，正如人們所知道的，是本來萌芽於但脫，加布利愛爾，綠賽的及霍爾蒙，哈脫等底拉飛爾前派底繪畫運動中的，其次成爲了詩壇底運動，更次擴充爲藝術的教養運動的一種社會運動。現在且借英國底唯美主義運動底作者伏爾太，哈蜜兒頓底學說來列舉社會教化運動的唯美主義底特色罷：第一，是愛熱烈，緊張，尤其是調子高朗之物，因爲普通凡平之物，早已不能引起興味了。結果，在戲劇方面則喜亨利，歐爾文及愛能黛利底誇張的藝風，音樂方面則酷嗜羅萍修太音及華格納底歌劇。尤其是歌劇底愛好，以此際爲最盛。歌劇

沒有像普通的戲劇底有墮落爲寫實主義之虞，例如就是表現人物底喜怒哀樂，是能用美麗的，不弱於管絃樂的調子的高朗的歌唱來代替普通的寫實的說白的，凡此都是超寫實的誇張的技巧。對於如此熱烈及緊張之物底愛好，在他們底日常所使用的話上也發生了一種變化。即他們常常用一些誇張的隱喻，加言語以色彩，又就算可不用最甚的形容詞的時候，也常喜歡使用隱喻。唯美主義底第二特色——這也是對於當時底藝術上凡平的寫實主義及乾燥無味的 *Bulgarian* 的反動——在日日常生活中努力地離去現實。他們底喜權安伍女王朝底十七世紀末底建築式樣，在裝飾客堂的物件中讚美古磁器類，也是從上面底要求出發的。當時底人，稱此一團以爲取此種生活態度爲當時代人底特權的人曰唯美主義者。

唯美主義者底取新的生活態度的人，似乎在什麼時代都是如此的罷，是決不被普通的世間以好感來迎受的。尤如他們底以向日葵花及百合花，以及孔雀底羽毛來掛佩在身上爲唯美主義者底標章，世間非僅對之不懷好感，無甯是一種引起反感的種子。——依哈密兒頓氏說，則他們底以向日葵及其他的花爲標章，也沒有什麼別的意義，不過是如摩漢莫德教徒底以冠頭巾爲巡禮了聖地的證據罷了。但此種式樣倒底是奇怪而討厭的，因而招到了世人底反感。

此事以烏絲卡，王爾德爲更甚。因爲他更是意識着——無甯說是更進而以之爲主義而作着奇怪的，引人注目的服裝的。

他極端地厭惡他所住的時代底趣味。而當時底服裝，也是他所厭惡之物之一。他寫了一篇題爲服裝改造論的論文，不久他發明出他獨自的服裝，他自稱之曰「審美的服裝」。關於他底穿了審美的服裝的式樣的記述在上述的哈密兒頓底書中也是有的，現且節譯一段來看罷。

「他穿着一件長長的，呆黑的條褐色的垂到脚跟的外衣。戴着常人覺得是難用的海豹皮的領頭和領結，這使他底服裝來的更是觸目。邊已磨去了的襯衣和橘子色的絲手帕，和無力地從他底胸前底鈕扣洞中垂下來的小小野菊花相稱，大大地給他底風采以藝術的色彩。」

他是穿了如此奇怪的服裝步行於畢卡特利及其他倫敦有名的街道上的，所以他總是使路過的人注目，同時世間底以反感和嘲笑來近他，也不是無理的。像本底雜誌及其他有插圖的雜誌以及報紙，都登出了他底諷刺畫，更有一個叫吉爾勃的人，在他底一篇貝生斯的歌劇中，則在舞台底一面裝飾着向日葵及百合花，以及孔雀毛，一個模做着王爾德底風采的人物在其中登場，滑稽地說着模倣王爾德的說白而博得了喝采。向日葵，是被稱爲「唯美派底花」而被用爲嘲笑唯美派的材料，凡愛讀王爾德以下的此派詩人們底作品的新女性，

被稱爲「唯美派底少女」，也成爲嘲笑之的。此種對於唯美派的嘲笑的批評，不僅是英國，不久也傳到了美國。次年一八八二年，王爾德因欲作唯美主義宣傳而渡美，當他在紐約等處作講演的時候，那些聽衆並不是來聽他底講演，而是來嘲笑他底穿着「審美的服裝」的。王爾德那時實際上是如此的成爲世間底反感及嘲笑之的的，

但嘲笑自嘲笑，一方他底文學家底名聲，却漸漸高了起來，一八八四年和法律家霍萊斯羅特底女兒結了婚，在千爾西亞底太綺脫路上築起了堂皇的住宅，藉其縱橫的機智和天才，及天生成的健談——實在他是一個非常高妙的健談家，甚至使某人說道：「生於王爾德同時代的人而不聽到他底談話，猶之住於雅典而不看見巴爾山諾。」所以他便成爲了倫敦社交界中底中心人物。

自一八八〇年末至九〇年初，是他底全盛時代，他底發盡雄才的小說及矯激而奇拔的論文，得了不少的讀者，他底富於機智的戲曲，常被倫敦第一流的劇場所排演，無論在文學上或社會上，他都是英國第一個紅人，想不到接下就會下獄的——用他自己底話來說，是由名譽底頂點到倒霉底深底——根本動機的亞爾佛萊特桃拉斯。



亞爾佛萊特桃拉斯

王爾德為他而下的美少年

六

亞爾佛萊特，桃拉斯，

是上面提到過的金倍利侯爵底第三子。依他底作品烏絲卡，王爾德和我說，則桃拉斯在牛津底摩特林學院讀書的時候，王爾德也是常來訪此母校的。桃拉斯底藉其學友，後來馳名為世紀末詩人的賴沃奈兒，約翰生底介紹

而初次與王爾德相遇，是一八九一年之事。桃拉斯廿一歲，王爾德三十六歲。正如上面所說到的：當時王爾德是文壇上底第一紅人，所以一個只是愛好文學的學生桃拉斯，以怎樣的興味來對王爾德，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加之王爾德是上述的健談家，且是個富於魅力的人，因而桃拉斯一會就被其所魅倒了。自那時起，在牛津大學及倫敦不必說，就是薩里史班里，古林及馮沁等王爾德旅行的地方，桃拉斯也如影之於形，總是一塊兒的。而二個人底友情，誰

都覺得是深的在僅僅的交友關係以上的。因此，偶然因了一封王爾德給桃拉斯的信，遂發生一個問題

這是一八九三年初之事。有一個祇和王爾德遇到過一二次的，僅是一面之交的叫烏特的男子，忽來訪問王爾德。他因偶然從桃拉斯討來的衣服底袋中得到了王爾德給桃拉斯的四頁信，以之爲要挾他向王爾德以往美國去的旅費爲理由，敲了二百元的竹槓。或許是欲免避麻煩起見罷，王爾德竟如其所要的地給了他二百元。但這男子却祇還了與王爾德不甚重要的三頁信紙，把最重要的一頁仍帶了回去。後來由一個那時正在演王爾德底戲曲的伶人。叫皮亞母，托里的把此一頁的信底副本寄給了王爾德。托里說這是一個用匿名的人寄給他的。此後不久，有一個叫愛倫的男子拿了那張信底副本底原物來訪王爾德，強索多額的金錢。但王爾德却說「我已有副本了，原物是不必要的」而當場拒絕了。但却仍給了他五塊錢。一會又有一個叫克里巴倫的男子又拿了那信底原物來訪王爾德，——這是愛倫給與此男子的——老老實實地把那信還給了王爾德。王爾德爲報其勞苦起見，又給了他五圓。此消息忽被外界所知，在王爾德及桃拉斯之間遂發生了一種謠言。但在以書信爲一種藝術的王爾德自身看來，則就是被稱爲最重要的第四頁，也是不足成爲問題的，因之他就把那頁信在由桃拉斯自身負

( 783 )

着經營及編輯的全部責任的快燈雜誌底五月號上發表了，那信是王爾德寓居托開時所寫的，開首是“*My own dear boy*”，內容如下：

『你底短詩，真是有使人恍惚一般地美。爲接吻底狂熱而造下來的你底如紅薔薇底葉的嘴唇，想不到也是爲歌底音樂而造下來的，真是一種驚奇。你底奢華的鍍了金的靈魂，迷途於情慾與詩之間。那亞羅普所瘋狂一般地熱愛着的西亞新薩斯（亞羅普所愛的少年），才是希臘時代底你。你爲什麼一個人地住於倫敦呢？預備什麼時候到薩里史班里來呢？請早一些來罷。且在Gothic式的寺院底灰色的薄明中冷却你底熱手罷。你什麼時候歡喜，就請到這裏來。這裏是心情愉快之處。祇是你不來，有些美中不足。給你不更的愛，王爾德上。』



實是在困難的微妙問題  
倫敦交際底騷擾

載于一九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紐約畫報上



這便是問題的信。王爾德自身稱此曰「散文的短詩」。但普通人却以之爲奇怪的情書。因了上面的信爲中心的強索事件，王爾德與桃拉斯更成爲了世間底談話資料。

又被人認爲是證明了此種謠言的，是王爾德底作品。在一八九〇年底里兵歌脫雜誌底六月號上已發表過，後來出爲單行本的小說道林格萊底畫像，已充滿了對於主人公道林格萊底可說一種美及青春底化身的少年底讚美了。外界便把崇拜美少年林道格萊的心情解釋爲作者王爾德崇拜美少年桃拉斯的心情。但道林格萊底畫像是在作者尚未認識桃拉斯之前寫的，所以王爾德對桃拉斯關係底不是此作底模特兒，是無須多說的。不過因寫如此作品的是這位作者，遂使世人抱了他底對桃拉斯的關係自然是一種特別關係的信念，而成爲此作品底基礎的肉體崇拜底作者底快樂主義，也是使世間相信上述一事的種子。且王爾德在一八九四年底十二月底叫卡曼龍的牛津學生雜誌上寄了一篇叫爲青年的警句及哲學的文章，內說道：「人生第一義務，是盡力地成爲誇張，(Artificial)第二義務是什麼？誰都還沒有發見」。又道：「快樂才是人所依而生活的惟一目的」，又道：「任何犯罪，均非卑俗。但一切的卑俗却是犯罪」。所謂完全的狀態，是懶惰，所謂完全那物底目的，是青春」，弄着不把當時底因襲道德放在眼中的奇怪的，矯激的言辭，因之使人覺得王爾德已自身承認王爾德對桃拉斯的關係

了，同時世間對他的反感，也更深了起來。而最先對此悲憤的，是桃拉斯底父親金倍利侯爵。

因了王爾德對桃拉斯底批評底愈超愈高，兩種被覺得是以此二人為模特兒的奇怪小說也相續公布。一在和他投寄上文同年同月同卡曼龍上，作者不詳底題目，曰僧侶和小和尚，另一是出版於次年一八九四年的先驅叢書底第一種的題目新聞記者及小說家羅勃脫，西丁史底綠色的菊花。前者是不能說一定是以王爾德為模特兒的，但却已很有暗示了，是寫着某老僧與其侍者小和尚底男色關係的相當地充滿着猥褻的描寫的作品。後者則用波基來代替桃拉斯，阿馬林斯代替王爾德，正如使讀者一看就可推知到的，是綿密地描寫着此二人關係及此二人有關係的家族及友人們的，當時底出名的畫家皮志里完全用了日本底歌磨底畫版為其封面畫，是當時一部特為出名的小說。

此二部小說。得到了不少的讀者，外界底批評越高，二人底關係也越被世上所喧傳，而越被以嘲笑的眼光來相視，也是難想像的了。

此前桃拉斯和他底父親金倍利侯爵之間，本無圓滿的感情，因為侯爵待其夫人——桃拉

斯之母——是非常冷酷的，桃拉斯是站在母底一方面大大憎惡父親的。王爾德底和金倍利侯爵初次相識，是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之事。在爲當時底文人墨客底集會所的萊生脫路的洛耶爾珈琲店中。適在王爾德與桃拉斯吃午飯的時候侯爵撞了進來。王爾德是很知道侯爵與桃拉斯的關係的，多少是出于想調解二人底關係的婆心罷，他勸桃拉斯去和侯爵應酬一下。這時候侯爵對王爾德也別無什麼惡意，但後來二人之間底關係和上述地喧傳於世人口上，侯爵乃對王爾德寫了一封詰問的信。但王爾德却不去理他。一會侯爵對自己底兒子桃拉斯也寫了一封詰問的信，批評王爾德底人格，勸其和他斷絕交情。並威嚇他說道：倘若他不聽他底話，則將斷絕其每年寄給他的三千五百圓左右的另用錢底匯寄。但正如上述，桃拉斯對父親的侯爵是抱有反感的，所以他非但不聽他底勸告，並寄出了一封嘲笑侯爵的回信。侯爵怒，嚴重地說道，以後不再寫信了，桃拉斯竟又寄了一封較前信更爲激烈的嘲笑的回信。並連續寄了許多封信。侯爵連封也不開地原信退還，桃拉斯乃故意寄了非讀不成的明信片去，更用電報來嘲弄他。侯爵底忿怒乃更形利害起來，王爾德對此雖是無關係的，但侯爵則以爲一定是王爾德在背後作劃策，因而對王爾德的憎惡心也增加了起來。他想當面去責問，乃同了一個朋友去訪王爾德。這是一八九四年六月底某日之事，是金倍利和王爾德的第二回的會見。但想不

到這次的會見竟又造成了更壞的結果。

關於此時底會見，後來在王爾德以誹謗罪控訴侯爵的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月底法庭上，王爾德大致如下地回答侯爵方面底律師底訊問：

一八九四年六月，侯爵伴了一個我從來未遇到過的紳士來訪太綺脫路底我底住宅。我向壁爐方面走了過去。一會，侯爵說，「請坐罷」。我發怒道：「我在自己底家裏，誰都不准其說此種話。我想你是因了寫給我的信而來謝罪的罷。你寫了如此的信，我什麼時候都可以誹謗罪來控訴你的。」否，那信是寄給兒子（桃拉斯）的親展信，你是不能控我的」。侯爵說。「你爲什麼如此惡狠狠地說到我和令郎的關係呢？」「不是被人看到了醜怪的行爲而足下與那人（桃拉斯）當場全無預先的通知地被逐出了薩布沃旅館嗎？」「那是謊語」。足下不是爲那人在畢卡台里租了華美的房子嗎？」「都是謊語。我從未做過此種事情。」足下去年不是爲了一封寫給那人的信而被敲了竹槓嗎？」「那信是很美的。我已把他發表了，我從來未寫過壞信」。正在彼此作如此會話之間，我說道：「金倍利卿，你是預備頂真地批難我與令郎間底關係的嗎？」「我並非說你是值得批難的。不過足下却自視爲值得的，作了一副值得的樣子。」——侯爵如此說。並添說過，倘若以後在什麼咖啡店中看見我和桃拉斯在一起，便要打我。

我乃大大地忿怒了。我說道：「金倍利一家底家法如何我不知道，但照烏絲卡·王爾德底家法，則一看見此種狀態馬上就要射殺的。」我一方要求侯爵離去我底住家。但侯爵說：「不去。」我說：那麼非得叫警察來引渡不可了。侯爵一方連連罵我，並說：「這實是倫敦城中底醜聞」。「倘若果然是如此的，那麼種此醜聞的播種人，實在不是他人，是足下。足下對我所寫的信，是完全不合理的。足下是想通過我而滅絕令郎的唯一的人。啊，請歸去罷，我是不能把像足下那種似人非人的人放在家裏的。」如此說着，我走到裏面去了。但侯爵却伴了那紳士已從我後面跟來了。我乃叫出了下僕來，指着侯爵說道，「這是金倍利侯爵。是倫敦城中最不像樣的似人非人。以後千萬不許把此男子放進來。倘若他要強人，可以報告警察來引渡。」侯爵大大的發怒，大罵了我一頓而走。

王爾德在法庭上是如上地說的。自從發生了那事，金倍利侯爵更燃燒於忿火之中，他想在大衆之前罵倒王爾德，常常自這一咖啡店到那一咖啡店地找王爾德。但常因沒有機會而過去了。其次是次年一八九五年三月，正是王爾德底作品熱心底必要在聖詹姆士戲院上演的時候，侯爵用他人底名字來包了一個廂位，計劃好去妨害其上演，侮辱伶人，惡罵作者王爾德更在劇幕閉了後等作者被呼至幕前的時候用菜束來向舞台上擲投，欲給作者王爾德以大大的

侮辱。但此計劃沒有實現。因為侯爵大大地吃醉了酒，把此計劃洩漏了出來，劇場方面得到了報告，借警察之力不使他進場。但固執很深的他，竟想在人叢中混進去，但馬上就被發見，也沒有成功。金倍利自此便常到王爾德常去的阿爾貝馬兒俱樂部去，把寫着侮辱王爾德



一八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倫敦報上  
 所載。是一只太古時代底怪獸，是金倍  
利侯爵想嘲笑王爾德而送給在法庭上  
 的王爾德的。所寫的字是侯爵底親筆

的文句的名刺交結了代達者而歸。金倍利至此乃公然表白了對王爾德的憎惡。

那時對自己底爲藝術家一事感到非常的驕慢的烏絲卡，王爾德，大大地忿怒金倍利侯爵這個侮辱，也不是無理的。他馬上去看桃拉斯，怒其父侯爵底不法，說侯爵若不立即道歉，他想以誹謗罪來控訴侯爵，並詢問桃拉斯底意見。桃拉斯說到要叫他父親道歉底不可能，勸其還是起訴爲妙。王爾德乃伴了桃拉斯去訪自己所往來的律師，辦了起訴底手續。但這事底不啻爲他自己推了一個坟墓，他終於沒有想到，否，他私底下或許是想到此事的。因爲他後來在獄中記（禁止發表的部分）中追想到當時底情景道：「實在金倍利底計畫着想罵倒我，是一種就是我作了復仇或不作復仇都得被社會的地葬去的一類底計畫」。若果真是如此的，則他已絕對出放絕命底立場，或許是白暴的地去控訴侯爵的。但他底起訴立被收受，便有金倍利侯爵底拘留，其次便是如上面說到的有了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月底開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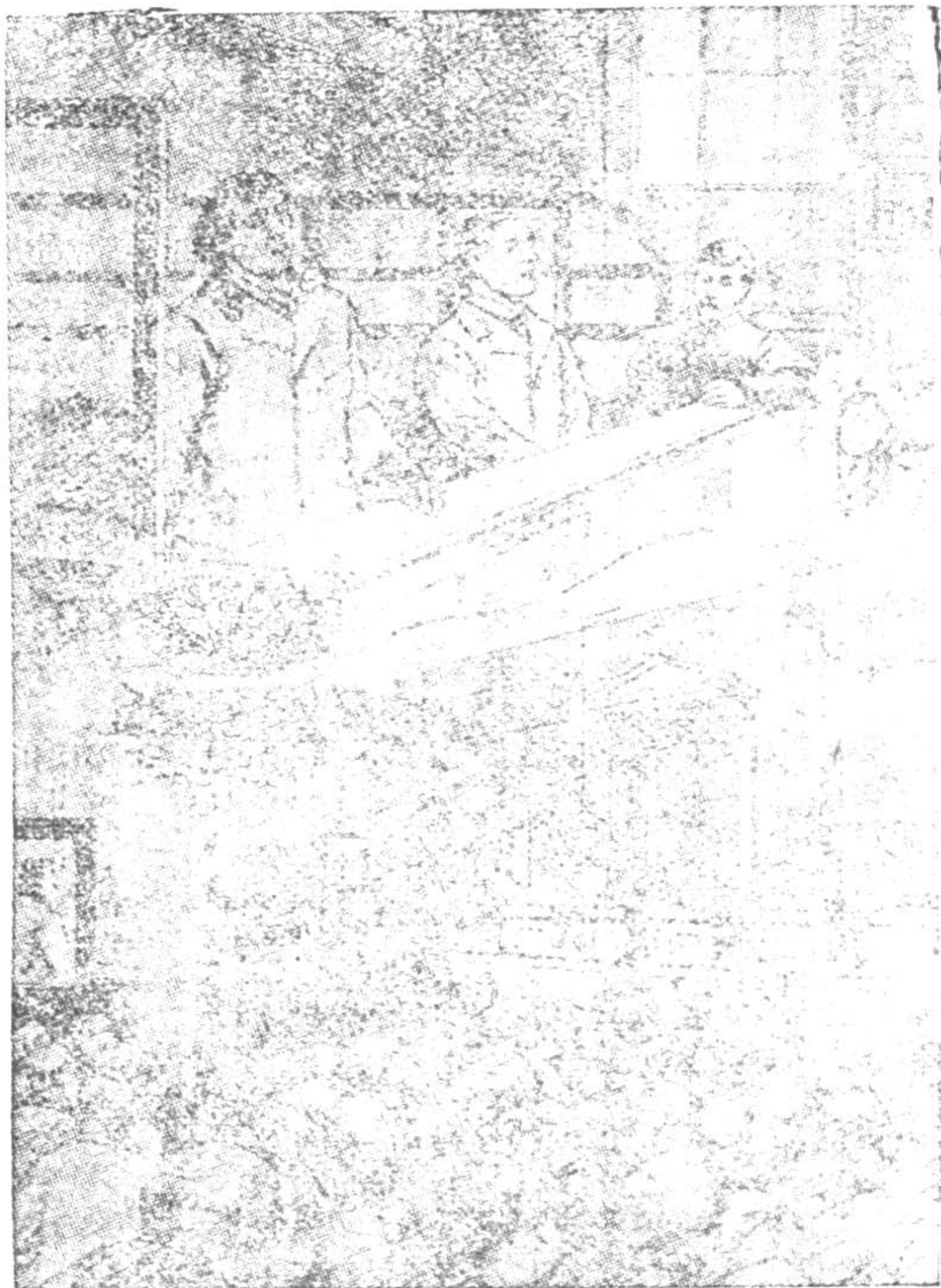
★

★

( 791 )

四月三月底法庭，是原告王爾德方面有愛特華，克拉克卿及查爾斯，馬修士律師，被告金倍利侯爵方面有愛特華卡爾生，查爾斯·羅素，及基爾等律師而開庭的。審判官是哥林士，此法庭底爭論，一直延續至五日，結果王爾德遂得敗訴，更成爲了對他的起訴。依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泰晤士報所載的一個名法官底談話題曰王爾德審判底追憶的長篇，

則王爾德與侯爵方面底律師卡爾生的對質訊問，是一種放射火花的熱烈的爭論，是至今尚不



(圖詞爲上) 德爾王底上庭法

能忘記的有趣事件。我們在今日就是一讀當時載有此項記事的貝爾曼爾，甲珊脫夜報，以及愛斯登郵報及其他諸新聞，也可想到此事。王爾德是以「談話王」自任的，所以他底以機智與談諧來使對手莫知所答，是常可看到的，那時對方卡爾生底欲引用

了上述的王爾德底作品道林格萊底畫像及爲青年的警句及哲學而證明王爾德在特種意味上是一個愛少年的男子，王爾德却巧妙地說到藝術與實際生活的無關係，非但避去了卡爾生底尖銳的論鋒，反而使他不時陷於窮地，但金倍利侯爵托檢察官及推事所收集的材料，漸次對王



爾德成爲不利，最後的勝利，仍歸了卡爾生。王爾德和卡爾生，在年齡上都是一八五六年出世的同年，生地也同是愛爾蘭底杜白林，是同在那裏底 Trinity College 中並桌在相同的教授之下切磋過學問的幼年朋友，而兩人在法庭上底互視爲敵人而口戰，可說是一種滑稽的命運罷。

那麼在王爾德方面那時不利的材料是什麼呢？那並不是別物，是王爾德所愛的少年底各個名字，身份，及把此少年介紹給王爾德的叫亞爾佛萊特，泰勒的一男子底身份及他們對於王爾德的關係在某程度上已詳細地調查清楚了，依此說，則王爾德所愛的少年，爲亞爾風史孔愛，查爾斯巴卡，亞爾佛萊特·烏特，愛特華，雪利等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年。其中雪利是某書店底事務員，是少有一些教養的，此外則全是無教養的男子。孔愛是一個在伏心碼頭上賣報的少年，王爾德把他帶到了倫敦，使他完全改變了一個式樣，使他看起來像一個良家少年，常是一塊兒同着的，又巴卡本來是一個侍童，那時已離職而在閒遊，因泰勒底介紹，得與王爾德相近，王爾德因了他底名字查爾斯，常用「查理」的親切的名字來叫他，他也用了親切的名字來呼第一流的文人王爾德爲「烏絲卡」。王爾德輪流地愛着這些少年，常和他們到旅館中去過夜，給他們錢，和他們一同吃飯。尤如巴卡等人，性質不好，似乎常作賭

(794)

博，有一次在一八九四年八月中曾在正與上述的泰勒等數十名在倫敦某處賭博大酣時被拘留過。因了同此種無教善的少年接近，使王爾德在審判上陷入了最不利的地位。

總之，既已舉出了此種少年關係的旁證，因而批難王爾德爲想做此種事的金倍利侯爵，遂於四月五日被宣告爲無罪，快樂之餘，侯爵從被告席中立了起來，和走近欄杆來的友人們一一握了手。法庭內外，到處起了盛大的拍手，慶祝侯爵底無罪的聲音及賞贖審判官的聲音相混雜，場內一時呈了大大的喧騷。

我們底王爾德底與侯爵掉換了位置而被拘傳，是在那天底黃昏。王爾德一知道要得敗訴，馬上寫下底下的信寄給那天的晚報。信中說道：「因反對其父親而不把亞爾佛萊特，桃拉斯卿置於證人席中，我覺得要證明我底事件是不可能的。桃拉斯卿也很想進來入證人席，但我却不願卿如此。我決心與其置卿於如此悲慘的地位，不如我從此事件中退讓出來，把從我底告發了金倍利卿一事所發生的一切倒霉及恥辱放在我底雙肩上而忍耐下去」。由此我們可知道他底先悟了。

一方金倍利侯爵方面底律師查爾斯，羅素把審判的記錄寄給了檢察官底理事。理事馬上開始與內務大臣阿史克史，正檢察官，及副檢察官等討論對王爾德應作如何的處置決定了把

王爾德起訴後，阿史克史便下了一道命令，一見王爾德就把他拘留。因為王爾德是充分有抵觸一八八五年英國底刑法修正修令中底「凡某男性對他男性犯醜惡猥褻行爲者，又作此犯罪之介紹人者，處以二年以下之拘禁」。之意之條文的。

王爾德早從他底朋友某新聞記者處知道已發了對於他的拘票了，他乃就在當時接到此消息所在的史龍路底加特根旅館靜待其命運。黃昏六時半，刑庭長及警察長攜了拘票而來了。那時王爾德正坐在壁爐傍底安樂椅上靜靜地吸雪茄烟。室內有二個朋友圍坐在桌子傍，桌子上放有白葡萄酒的瓶，地板上滿堆着報紙，因爲是預先就知道的，所以王爾德一些也不膽怯。「要去的話，我對諸君總想不要有一點麻煩」。——說着，他雜亂地穿了大衣，拿起了帽子及手套，跟在他們底後面。

### 王爾德入獄記



審判時之王爾德

★

★

★

★

王爾德敗訴底消息一傳開去，各報均用全力來攻擊嘲笑王爾德，說是一件前代未聞之醜



烏茲卡王爾德

(咸于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滑稽

雜誌杜臺上)

怪事。例明回聲報，則說道：「至此最狼狽哀慘的  
 事件告一終結了。金倍利侯爵  
 成爲了勝利者：王爾德輪到  
 做『墮於地獄』的人了。他  
 在對質詢問中說世上是沒有  
 什麼所謂道德的，但現在却  
 使這主張與他底實行相調和  
 了。現在我們最善之事，  
 莫若忘却對王爾德的一切事

情。連他底不斷的驕慢的姿勢，他底唯美主義底教義，以及他底被上演過的戲劇」。即他們  
 底充滿着欲把他葬去的惡意，在這小小的記事中也看到的。且這不僅是在敗訴了的時候。

自提起此訴訟時起，就已是如此的。而王爾德底親密的朋友呢，一則爲了免避馬上就會有人來襲他的可怕的命運，一則爲了免避當時各報底批難與攻擊與嘲笑，都勸他至少在新聞底調子靜下去之前應逃避至國外。但他一則自信就算自己一時被拘，自己還是無罪的，且就算遇到怎樣的結果，他是具有把一切責任由自身來當的先覺的，所以終於沒有聽他們底勸告。當時底官憲呢，也一因當時新聞底輿論對他太酷，一因輿論底關係也覺得已是非得把他拘留不可的狀態了。而他底拘留底消息一傳出去，那時正在上演他底熱心底必要的聖詹姆士戲院，戲雖仍是續演下去的，但從廣告及說明書上把作者底名字完全除去了。劇場方面底非如此不可，也可想到是怕輿論的關係罷。

王爾德底如此被各報所憎惡，並不是在那時突如之間懷起的。正如上面已說過的那是自我打出了文壇以來的開始起就被抱着的反感，漸漸積了起來，現在則藉此次事件爲機緣而一時之間爆發了起來的，尤其在一八九四年羅勃脫·西丁史底小說綠色的菊花——以他及桃拉的關係爲模特兒的小說出版的時候，王爾德把西丁史痛罵了一頓，同時因西丁史是某新聞底記者，他遂痛罵起新聞主義起來，這恐怕也是他在此事件上特使新聞記者持着反感的一種導火線罷。王爾德於四月五日夜被拘留，六日在波路底輕罪法院中作證據底證定，成爲犯罪

758 >

問題的少年中一人的查爾斯，巴卡等，是被叫來作證人而受着訊問的。其記事于四月九日出版，是載於在倫敦到處街市上均可買到的題爲告發者及犯罪者的王爾德底生涯的一冊可貴的小冊子中的，現在且依此而得其一部份能（但稍有出入的和此相同的記事，在後來梅生所編的王爾德下獄記底三次審判中也有採錄）第一此巴卡少年在審判所及金倍利侯爵方面底律師等人之前說到是取了怎樣的徑路而接近王爾德的。依他底話，則此少年是和上面說到過他底名字的亞爾佛萊特，泰勒一塊兒在一八九三年三月某日在某咖啡店中接近的，泰勒對他說：「王爾德是歡喜少年的」，約在二天後便伴了泰勒而在某咖啡店中，和王爾德一塊兒吃飯，這是第一次的會見。其次在審判官，律師，巴卡少年等人間有如此的訊問：

你從前和烏絲卡，王爾德一次也沒有遇到過嗎？——一次也沒有。是由泰勒介紹了而吃晚飯的。

有很好的菜嗎？——是的，是十分好的菜。我們吃了香檳酒。

你吸了烟嗎？——是的，吸了紙煙。

帳是誰付的？——我看見王爾德寫了張支票。

吃完飯王爾德對你說些什麼嗎？——說的，他說了「這是爲我的少年」之後，又說，「怎

樣，不和我一塊兒到薩布沃旅館去嗎？」

你去了嗎？——去的。乘二馬的馬車。適是十時光景。我們走到了二樓呢還不知是三樓的王爾德房間裏。第一進了會客室，一會威士忌和汽水都拿進來了。這時傍人一個也沒有。

後來怎樣？——他叫我走進會客室底裏面一間。（此處原文（英文）被削除——日譯者）我們乃進了裏面一間。

你（此處是被日本官憲所削除的，以下××都是此意）××嗎？——×了的，是兩個人的嗎？——是的。

你完全×××嗎？——是的。（巴卡全無畏縮地說）二人都××××××××了嗎？——是的。

被××××××××了嗎？——是的，我在那裏住了二時光景。他給我二金鎊。一星期後又來叫我去。我又去了。是七時光景。在同樣的會客室中。吃了琴（也是一種洋酒）及香檳而和他一同吃夜飯的。一會後我又×××，幹了和上次相同的事件。我在那時住了約一小時半而歸家的。那時他給我三金鎊。

第一次二金鎊，這一次三金鎊，沒有什麼理由的嗎？——他叫我去買一些衣裳，那時他

( 799 )

又給了我銀子香烟盒及金鍊條。

( 800 )  
最近是什麼時候和王爾德遇到的？——約在九個月之前了。我正在屈拉法爾史開耶步行的時候，他驅二匹馬的馬車而來。看見了我，即停止了車子而和我握手，說道：「你什麼時候都是可愛的。」

以上是記載於告發者及兇手者的王爾德底生涯中的訊問應答底一節。並附註道，巴卡少年不僅在上述的薩布沃旅館，是在種種旅館中和王爾德會見的。其次因相同的事件而被捉傳來的少年，也說了同樣的事實。而此種事實，明明地成爲了王爾德底觸犯刑法的證據。

★

★

★

★

王爾德底被判二年的禁錮，是那年五月二十五日之事，構成了此犯罪的中心要素，是上述的巴卡及其他的少年關係。而最不可思議的，是亞爾佛萊特，桃拉斯在法律上表面上似乎是全無關係似的。對於此，在王爾德底審判事件底最後一天廿五日，有一個陪審官質問審判長的時候，審判長却說道，在此事件上桃拉斯成爲問題的，祇是王爾德底給他的信，祇是此去把桃拉斯叫到證人席上，未免太薄弱了，且桃拉斯現在巴黎，（這是因桃拉斯怕被卷入此事件底漩渦中而離去了倫敦的），因爲表面上他是沒有關係的。並說道，「他底事情，不是



我們所當討論的」。所以在王爾德自身看來。一定是一個十分奇怪的結果。即他本來是以誹謗罪去控訴憤於他與桃拉斯的關係而欲侮辱取笑藝術家的桃拉斯底父親侯爵的，結果反而和其根本原因的桃拉斯沒有關係地因了與其他少年事件的嫌疑而得了敗訴，且嫌疑終於被認為實際的事實而不得不入獄。在王爾德自身，也必覺得那是一個連想也想不到的結果吧。他後來在獄中所寫的給桃拉斯的信中說到結果他自己成爲了桃拉斯父子底相互的憎惡底犧牲道：「你底父親以異常猛烈的熱度來憎恨你，你又憎恨你底父親。我成爲了你們二人底獵馬了。在彼此攻擊及防禦的時候都被用到」。這恐怕是真實的感慨罷。

( 801 )

王爾德被給了二足年的苦役的判決的一瞬間，據梅生編纂的記錄，似乎是十分可憐的。審判長向並坐着的陪審官一一訊問王爾德底有罪與否的時候，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有罪，審判長乃用嚴峻的語調來說道，王爾德是「在青年間傳播了最醜怪一類的墮落的中心人物」，所以加他以「法律所允許的最大限度的刑罰」，是至當的，當判出了二足年的苦役的時候，法庭上哄動了一時。「真不錯」！「看榜樣」！等罵聲，到處都可聽到。王爾德想走過去對審判長說一些話。但監守們却不管有無地把他拉到庭外去了。以後的二年，當然是王爾德最悲慘的歲月。而苦役完畢之後，他正如人家所猜到地，馬上渡法國，而於一九〇〇年在流離落魄之中

與世長辭的。

不過前述的審判是否是公平的呢？用法律底條文來說，則當然是公平的罷。但既如上述，王爾德是當時底一種被憎者，所以檢察官不必說，就是應得是公平的審判官，是否戴了一副有色眼鏡來對他，是後來王爾德研究者所共抱的疑問。否，不必到後來，就在判決的當時，已有一個叫道爾，揚的人公布了一冊題曰烏絲卡，王爾德辯的小冊論到此事了。他說道：「審判長雖然說王爾德是在青年之間傳播最醜怪一類的墮落的中心人物，我却至今一個也沒有聽到或看到過被他所墮落的人」。這實是很有味的觀察，和王爾德關係過的少年們，是自始就墮落——倘若是可說墮落的——着的。又從別方論到以上判決底不當的，有烏絲卡王爾德底生涯及懺悔底著者佛倫克，哈利史，及維也納人的王爾德研究底世界的權威者愛倫史脫，本滋等人。他們都從英國人底為祇重法律及制度，不解人性，不解藝術的國民的論點出發，論到此次對於王爾德的判決為失於苛酷。我底因紙數底關係而不能在此詳細地介紹這些人所說的，實是一憾事，而更覺遺憾的，是因了同樣的理由，連在下獄底表面上就算沒有深厚的關係，實成為他底悲劇底根底動機的亞爾佛萊特，桃拉斯和他的內面的關係，也不能在此地介紹。事實上他對於桃拉斯就假定是同樣地為他是少年而愛，但和對於上述的巴卡

等少年，是完全用不同的態度來對待的。那裏便存在一種可說是精神的同性愛的東西。存在着複雜而微妙的近代人底感覺底潑刺之物。欲窺到此事，最好去讀王爾德在獄中寫給桃拉斯的獄中記。但這不是今日所刊印着的從深處，是尙未發表——不被發表的一部份的日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現在公刊的從深處，是王爾德底知己及遺稿管理者羅勃脫，洛斯氏把王爾德出獄時交給他的日記在王爾德死後的一九〇五年從原文中選出若干來公佈的稿紙。洛斯爲什麼要如此呢？那是因爲王爾德在此稿中任情地寫着對於桃拉斯及金倍利侯爵一家的太無忌憚的觀察和批評的，因而若一照原稿地發表起來，一定要大大傷害桃拉斯一家的。洛斯把日記全部（當然是含有未發表的部份的）交給大英博物館保管，在一九六〇年前要照原稿出版不必說，就是人家底閱覽，也是禁止的。這是從限定了一九六〇年，則那時和此事件有關係的人已全部去世了的老婆心出發的苦心孤詣。但幸而我在去年在英國時得與王爾德底遺孀，也是個文學者的貝貝安，霍命特氏相親近，由他底好意，得能全部抄得了他從原本中手抄下來的珍藏着的獄中記底未發表的部分。我想他日得有機會，藉了此貴重的資料而一述王爾德對桃拉斯的內的關係，說明此世紀末底偉大天才王爾德底奇怪的生活，以補此稿底不完全。

（原文載一九三〇年改造新年號）

( 804 )

## 老浪人及其他

——「散文小詩選譯之二」——

Ch. Baudelaire作

石民譯

### 一 老浪人

是慶祝的節日，到處都有羣衆遊行着，熱鬧着，紛紛地擁擠着。這麼種節日是一班浪人們所盼望的——例如走索者哪，耍獅子把戲的哪，小販子哪——爲的是希望他們可以補救這一年的生意。在這樣的日子，我覺得人們都忘却了一切，憂愁和勞苦；他們變得像小孩子似的。在那班少年人，這是自由的日子，因爲在這廿四小時中是沒有上課的苦事了。在那班老年人呢，這是和人世的苦擊暫時絕緣的一天，使大家的辛勤和奮鬥得到休息。就是那班功利場中的人以及那些從事於精神的人，都難免這種「萬衆騰歡」的影響。他們不由自主地各如其份地吸收着這種忘憂的空氣。我呢，如同道地的「巴黎老」那樣，屆時總免不了去參觀在這公衆慶祝日臨時搭起來的那些炫耀的棚子和貨攤。

這些貨攤間之彼此的競爭，簡直是令人出驚的；他們吼着，號着，吶喊着。那裏是叫聲，銅器的敲打聲和花炮的爆裂聲，鬧成一團那些耍把戲的小丑們皺動着他們的櫻色的臉（這，不用說，是由於日曬雨淋的緣故）。從容自在的，如同那些胸有成竹的戲子一樣，他們彼此調弄着滑稽的言辭和諛語，簡勁的而且耐人尋味的如同莫理哀的喜劇一般。那些力士們，驕傲於他們的四股之粗大，腦兒癱腫的幾乎看不見額頭或天靈蓋，穿着緊身袴（這是專為這種盛典而新近洗過的），大搖大擺，有不可一世之概。那些舞女們，漂亮的如同天仙或公主似的，跳蕩於那些燈火之下，那光輝閃映着她們的舞裳。

滿場都是光輝，灰塵，叫喊，嬉笑，搗攘；有的是用錢，有的是賺錢；總之都是一樣快活活的。孩子們緊牽着她們的母親的衣裳，為的是要買糖吃，或者他們就爬到他們的父親的肩上去，為的是要更分明地觀看那神通廣大的魔術家。而到處彌漫，壓倒一切香氣者，是那油炸鍋的氣味，而這油炸鍋就彷彿是這種紀念會中的香爐哩。

在那盡頭處，在這些貨攤和遊戲棚的行列盡頭處，我看見一個可憐的浪人，彷彿是，害羞似的，使他自己遠離這一切熱鬧，佝僂着，老態龍鍾，衰殘不堪，背兒靠着他的棚子的支柱；這茅棚比那最愚暗的野人所住的更可憐些，而且有兩支冒煙的殘燭使得這茅棚的淒涼更

( 805 )

其顯然了。

到處是，行樂，牟利，浪蕩；到處是，無憂無慮；到處是，興致勃勃。這裏呢，絕對的淒涼，這淒涼，因衣服之襤褸而更見其刺目；那些不同的布片。不是由於藝術的配合，而是由於必然的事實之結果，弄成了一種可笑的样子。這可憐的人兒却並不會笑哩！他也不流淚，也不歡躍，也不動，也不叫喊；他不會唱一曲開心的或傷心的歌；他也不懇求。他沉默着而且毫無舉動。他是已經拋棄一切了；他是已經退縮了。他的運氣是完了。

但是多麼深沈，多麼明銳，他向着這人羣和燈彩所放射的那種眼光呵！——那萬頭攢動的人海隔他的難堪的苦景不過幾步遠哩。我覺得我的喉頭似乎爲那可怕的「歇斯特里亞」的魔手所扼住，而且我覺得我眼睛是被那不遵命的眼淚所蒙住了。

我可能怎麼辦呀？去詢問這個不幸的人有什麼寶貝，有什麼把戲他要在那薰臭的黑暗中，在他的破爛的幕布之內顯示於人的麼，——這詢問又有什麼用處？

責任，我不敢問；而且，雖則我之所以不敢的原故也許會使你們發笑罷，我老實說我是恐怕失了他的面子。我正已決定我經過那裏的時候放些錢于他的櫃臺上，希望他會明白我的意思，而那其間人叢却突然地起了一陣動亂「我不知道是出了什麼鬼」把我擠開了。

在我的歸路上，那印象簡直迷住我的心，我試行分析着我的那種突如其來的悲哀，於是  
我對我自己說道：「我剛纔正看見了一個老文士的寫照哩，他曾經以他的生輝之筆博得了讀  
衆的歡心；而現在，那時代是已經過去了，他却又老而不死；又如一個老詩人，沒有朋友，  
沒有家眷，沒有兒女，他的孤寂和讀衆的薄情使得他頹喪，而忘恩的世人是再不會走近他的  
貨攤了！」

## 二 姑娘們的寫照

在一間坐房裏——這就是說，在一個時髦的狎邪遊的場所中的吸煙室裏——有四位客人  
坐在那兒抽煙，喝酒。他們既非年少，亦不年老；既不醜陋，亦不漂亮；但是，無論年老或  
年少，他們都有着一種明顯的痕跡足以想見其爲歡樂場中的老將——都有着一種難以形容的  
神氣，一種冷漠的嬉笑的愁容，很明顯地表示說：「我們都會痛快地生活過了，而且我們現  
在正尋求着我們所能珍愛者。」

他們中的一個把談鋒轉到女人這個題目上來。本來這種題目，如果更有涵養些，頂好是  
絕口不談罷；不過，在事實上，有些明智的人，喝了幾杯酒之後，就不免要說起無聊的話

( 808 )

來。於是，既有人說就有人聽，好比是傾聽着跳舞的音樂哩。

「一般的人，」這一位說，「都會經有過天真的時代，在那個時期裏，因為得不着『林中仙女』，我們便往往摟抱着粗大的樹幹兒也並不覺得嫌惡。那就是愛情的最初的階段；一到第二個階段，我們便開始選擇了。能夠有心講究，這已經就是『頹廢』的徵候。實在地，我們之尋求美即始於此。我呢，朋友們，我可要傲然地說：在好些時候之前我就已經到了第三個階段的那種盛極的時期哩；單是美，還不夠，必得加以芳香，服以絲綢，等等。我應當老實說，我有時，彷彿期望着某種未知的幸福似的，期望着一個第四階段，到那時我便會得到絕對恬靜的境界了。但是我一生中，除了在那天真時代，我從來就是非常地容易感着女人們的那種討厭的放肆，那月難堪的俗氣。我之於禽獸所最愛的是它們的真情。那麼，你們想想看，我的最後的那位姑娘該使我怎樣地受了苦！

「她是一個親王的私生女，漂亮，是不用說的；否則我就不會選中了她。但是她有着一種既不優美又不正當的妄想，因而把事情全弄糟了。她是常常想要充當男子的那種女子。『你簡直不是一個男子漢！哼！假使我！是一個男人呀！我比你是更富於男性的哩！』這便是由那張除了唱歌就不應該作聲的嘴子所常說的討厭的話。每回我一稱讚一本書，一首詩。或



一曲歌劇，她便馬上說道：「大概你是以爲那很妙罷；但你怎知道什麼是好的呢？」接着她就要大發其議論。

「有一天，她開始作起鍊藥的鬼把戲來；此後，她的嘴唇和我的之間就常常隔了一層玻璃套。而且，這還不算哩，她又是一個假正經的女子。如果我偶然對她太狎愛了，她就要掙扎起來，好像是被強姦了似的。」

「事情是怎樣地完結呢？」其他三個中有一個這樣問。「我想你是沒有這樣耐性的。」

「皇天有靈，」他說，「救星就在這災禍的本身中。某一天，我發見這個母夜叉，這樣迫切的要求那夢想的勁力，竟和我的聽差一塊兒在房子裏。那種情形使得我只好却步，悄悄地，免得使他們難爲情。就在那當天的晚上，我就把欠賬都付清，打發了他們兩個走。」

( 809 )

「至於我」，剛纔插過嘴的那個人接着說，「我可只得怨我自己。幸福曾經來到我的生活中，而我當時却並不覺得。命運，在幾年之前，曾經給我有福消受一個女子，她實在是最溫和，最柔順，最忠心的人物；——老是唯命是從，而且老是沒有浪情。「既然你想，我當然肯，」這是她始終如一的回答。如果你搖一搖這個墜子或這個沙袋，你便會從它們激起一些喘呼似的聲音來罷，而那最狂浪的歡愛竟不會使我的這位姑娘從肺腑裏發出這麼些聲音來

( 810 )

哩。我們同居了一年，她對我講實話，說她從未感着快樂。這種不平等的肉搏使我覺得很無聊，而這個希有的女子便嫁於他人了。後來，我偶爾去看她。當她令我見了她的六個漂亮孩子的時候，她說道：『喔，我的好朋友，作了老婆還是同從前作你的姑娘一樣地「不知事」哩。』她並沒有什麼改變。有時候我很想念她：我本當要娶了她呵。』

其餘的人都笑起來了，於是第三個說：

「朋友們，我會感受過你們也許忽視了的一些快樂。我的意思是說那可笑的癡情，那是並非不值得驚嘆的癡情。我會迷戀着我最後的那位姑娘：那迷戀的程度，我相信，是超過了你們之惱恨或喜愛你們的姑娘。而且大家都同我一樣地傾心於她。當我們走進一個酒館的時候，人們都會馬上停止吃東西。而睜起眼睛來望着她。連那些堂倌和那櫃臺中的女店員都響應着那種傳染性的欣暢之情，竟至於忘却了他們的職務。簡單地說罷，我當時是和這麼一個『尤物』形影不離地過活。她吃哪，嚼哪，咬哪，吞哪，喝哪，都帶着一種最輕巧，最隨便的神氣。有好久的時候她這樣使得我入迷。她有着一種嬌滴滴，懶洋洋的英國式的腔調，說：『我餓了！』她，日裏夜裏，時常露出她的漂亮的牙齒而反覆地說着這句話，那腔調實在令人動心而且銷魂呵。也許我會賺得一宗財喜哩，如果把她當作一個『貪食的怪物』陳列於鄉村市

場之上，我養得她好好地；她却離我而去了。」

「去跟一個食品公司的老闆，是嗎？」

「差不多相像，是一個軍需之類的官哩，他，靠了『幹油餅』，大概免不了要給這個小妮子安排好幾個兵士的糧餉罷。至少我揣想是如此。」

「我呢」，第四個說，「我曾經感受過一種難堪的苦惱，而原因却正與通常所歸咎于女性之自私的那種情形相反。你們，洪福齊天，真錯怨了你們姑娘的不好！」

這話是以一種很正經的神氣說出來的，而且這個說話的是一個態度爽快而且沈着的人。他有着一種牧師似的面貌，只可惜那雙灼灼的眼睛露出鋒芒來——那種眼光彷彿是說：「我硬要這樣」！或「你非如此不可！」或「我絕不饒恕！」

「你，G——，我知道你是神經衰弱的，而你兩個，K，——和J——，怯懦而又輕浮；如果你們曾經和我所相識的那麼一個女子接近，你們不是自慚形穢地逃避，便會虔心崇拜地死了。我哩，你們瞧，可還活着哩。請想像一下罷：一個絕不致於有妄情或妄意的女子；一種討厭的貞靜的心性；慙慙而不做作而又不動聲色；和婉而不怯弱；活潑而不粗暴。我的這段風流史是好比經過一種明淨如鏡的水面的渺茫的航行，單調的令人頭昏，而那水面會格

( 812 )

外分明地把我的一些心意和態度照映出來，嘲笑似的，使得我神智清醒，而這樣我便不敢動手動脚或實行某種無聊的意念，因為，如果那麼一來，便即刻會感到我那不能擺脫的精靈之無聲的斥責哩。愛人竟似乎是一個監視我的女菩薩了。好些事她使得我不敢放肆，我真覺得可惜哩！我簡直不由自主地賠了多少謹慎呀！她使我喪失了從我本身的放肆中所可得到的那一切興趣。她，以一種懷然不可犯的態度，防止了我一切任性的行爲。尤其難堪的，她並不要你感謝，當危機已經過去了的時候。幾多次我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扼住她的喉頭叫道：「放蕩些罷，我的死冤家，這樣纔使我能夠愛着你而不致於暢快，不致於發惱呀！」有好幾年我賞識着她，而我心裏却是滿懷着惱恨。……喔，終於死了的可並不是我哩！」

「呀！」其餘的說，「那麼她是死了？」

「是呀！那是無論如何不能再過下去了。情愛竟成爲我所難堪一種惡夢。不自由毋甯死，這本是革命家的話呵，而當時的事勢竟逼得我只好這樣了。某晚上，在一個叢林裏，在一個池塘旁邊，沈悶地走了一會，當時她的眼睛反映着那蒼空的恬靜，而我的心便狠狠地動了毒念……」

「什麼！」

「怎麼！」

「你說的怎麼回事呀？」

「那是無可奈何的呵。我素來本有着很強的一種正誼之心，不願打罵或辭退一個沒有過惡的雇傭。但這個傢伙使我心裏那樣地發惱，我便不得不稍於改變這種心意了；我必得擺脫這個東西而又不要掃了她的面子呀。她既然是那麼一個盡善盡美的人物，非如此我可能怎樣去對付她呢？」

其餘的三個人都茫然地而且頗爲呆板地睜着眼睛對着他，彷彿是假裝不明白這道理，而且彷彿是悄悄地表白着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絕不會幹出那麼殘酷的事，即使他們有充分的理由。

於是他們再叫了些酒來，以銷磨那麼難死的時光，且以激促那麼沈滯的生活。

### 三 宿緣

( 813 )

在一個秀麗的花園中，秋陽的光輝似乎是很舒暢地徘徊着，那上面，一片碧綠的天空，空中有燦爛的雲霞，一片一片的，浮動着，如同一些移遊的海島。在那兒有四個兒童，不用

老浪人及其他

說，是玩得倦了，便開始談起話來。

一個說：「昨天我被帶到戲院裏去了。在一些高大的半明半暗的華屋中（那後面還可以看到天和海哩），一些男人們和女人們，樣子都顯得莊重而且憂愁，但是比我們在別的地方所看見的那些是漂亮的多而且穿得好的多，他們以一種悠揚的聲音說着話。他們彼此爭執着，辯論着，他們嘆息着，而且他們屢次作勢要拔出那橫插在他們的腰帶中的的短劍來。嚇！那真好看極了！那些女人們比那些到我們家裏來的是漂亮些而且高些；雖則她們的沈陷的大眼睛和她們的火紅的臉兒給她們弄成一種令人害怕的面貌，然而你忍不住要喜愛她們。他們使你驚訝，他們使你不由自主地流出淚來，然而你却覺得愉快。而且，說起更奇怪，他們使得你很想同她們一樣地打扮，說着而且做着同樣的事，而且用着那同樣的聲調說哩。」

這四個孩子中的一個，適纔有幾分鐘沒有聽着他的朋友的話了，正驚奇地凝望着空中的某點，突然地說道：「你瞧，你瞧那兒！你們沒有看見『他』嗎？他正坐在那小小的一片雲頭上哩，正慢慢兒飄過去的那一片小小的紅雲呀。他似乎也在望着我們哪。」

「誰呀？」其餘的問着。

「上帝呵！」他回答，口氣是十分的確定。「哎呀！他已經去得遠了；再過一會兒你就不

能夠看見他了。想必他正是遊行着，查訪各地方哩。你瞧那兒，他正打那天邊的那排樹後面經過……此刻他正向下走，在那鐘樓的後面。呀！他已不見了！」這孩子正向着那方面呆地望了好一會兒，而且，當他望着那天地交界的一綫時，他的眼睛反映出他的說不出的迷神和惋惜。

「可不是傻氣十足嗎？他的什麼上帝，只有他一個人看得見哩。」第三個說，這是一個短小的然而富於驚人的血氣和精力的孩子。「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這是我所經歷過而你們却從未曾經歷過的，這種事情比你的什麼戲劇或你的什麼上帝是有趣的多哪。是幾天之前，我的爸爸和媽媽帶着我往一個地方去旅行，那晚上，因為我們所歇宿的那客店裏所有的床鋪不夠我們用，所以就決定要我睡在我的丫頭的床上。」他把他的同伴們扯攏來，而且用一種較低的聲音繼續說。「嚇，那種味道是怪有趣的，我告訴你，並不獨自一個兒睡，却同你的丫頭黑漆漆地睡在一個床上哩。我簡直睡不着，她是睡熟了，我使用手摸着她的臂兒，摸着她的頸兒和肩兒。她的頸兒和臂兒比別的女人們的大些，而她的皮膚是這樣柔軟，這樣柔軟——真好比是信紙或玻璃紙一樣。我覺得這是有極趣了，我很想繼續着摸來摸去，可惜我有一點害怕，第一是怕弄醒了她，又怕——怕什麼呢，我說不出來。所以，我就把我的頭兒鑽在

她的頭髮裏，那頭髮是披在她的肩膀後面，又深又密，像馬的鬃毛似的，而且，我告訴你，它發出一種香味來簡直像這會兒這園子裏的花一樣地妙哩。將來，如果你們有機會，試它一試，你們就會明白。

這個洩漏了這種奇巧的天機的小傢伙，當他說着這故事的時候，他的眼睛是圓睜睜的，似乎還是驚奇於他所經歷的那種事，而那夕陽的光輝，照着他的那些蓬鬆的紅髮，似乎使它們變成了一種燃燒的熱情之圓光。這很容易料想：這個小子將來不會枉費他的生命去尋求什麼真神於浮雲之中；他大概會於別處所發見神祕。

最後是那第四個說了：「你們知道，我從來在家裏就不會過過好日子；他們從來不會帶我去上過什麼戲院，我的家庭教師又是愛打人的；上帝簡直不管我和我的煩膩；我連一個足以撫慰我的漂亮的丫頭都沒有。我往往覺得；我的極大的興趣是在於不息地一直往前走，不管什麼地方，也不要什麼人來管閑事，而常常遊覽着一些新的地方。我在什麼地方都不暢快；我常常想；如果在別的什麼處所，我就會比在現在所遭逢着的地方暢快些。好了，在最近舉行於鄰村的一個市集上，我看見了三個人，他們的生活正是如我所願意過的。你們一夥子是不會留意過他們的。他們身材高大，面貌差不多是烏黑的，很揚揚得意，雖則他們穿的



是破爛的衣服，而他們表現着他們並不需要誰的幫助的樣子。他們的大黑眼，當他們演奏着他們的音樂的時候，簡直是亮晶晶的；那麼希奇的音樂呀，它使得我想要跳舞，要流淚，或兩樣一齊來，而且它許會使得我發狂哩，如果我當時再多聽些。有一個，當他拉動他的弓，撫着他的梵阿林的時候，似是訴說着他的心事，而另一個，用他的小錘子在那以皮帶掛於他的頸項的小鋼琴上敲來敲去，似乎是對他的夥伴的悲歌開着頑笑，而那第三個則接連地以非常狂亂的樣子拍着他的鏡鉞。他們是很自得的；甚至於那一堆人都走散了之後，他們還是繼續奏着他們的狂亂的音樂。最後，他們把那些丟給他們的錢都拾起來，把他們的行頭背到他們的肩上。於是他們就走他們的了。我當時就很想探明他們是住在什麼地方，所以我就跟在他們的後面走，直到他們走到那林邊，而彼時我就忽然明白他們是沒有住所的。

「於是，他們之中便有一個說道：『我們把帳幕撐起來罷？』」  
「用不着哪，」另一個說：『這夜晚多麼好！』」

「那第三個，一面數着那些進款，說道：這裏的人簡直不懂音樂，而那些女人跳起舞來就像活狗熊哩。幸喜不要過一個月我們便會到奧大利了，在那裏我們大概會得一些較快意的人們。」

「也許往西班牙去更好些罷；天氣是漸漸地變了哩。我們應當趁着還沒有下雨的時候走，因為不要淋濕了東西呀。」其他兩個中有一個這樣說。

「你們知道，我是什麼事都記得的。彼時他們就各自喝了一盃白蘭地，於是就睡着了，臉兒朝着天上的星子。起初，我本想要求他收留我和他們在一塊兒，而且教給我怎樣奏他們的樂器；但是我不敢開口，大概是因為要下一種決心總是很難的罷，而且也因為我恐怕我走出法蘭西國境之前就會被追獲哩。」

那其他的三個孩子所顯出的那種毫不理會的神氣，給我以思維的根據，他們對於這個小朋友已經認為是乖僻的了。我切近地望着他。在他的眼中和他的額上，是有着或種神情，表出那種不祥的夙慧（這，大抵是不能得人了解的），而且，不知怎的，使我感動到這步田地——竟使我起了一種怪念頭，心想我也許會得到了一個未知的同調者哩。

太陽落了。蒼茫的夜色降臨大地。這幾個孩子們分別了，各人走各人的路，不自覺地，隨着機會或境遇，去了結他的宿緣，拂逆他的家人，趨赴光榮或墮落。

〔附言〕既然在副題標明了「之二」的字樣，那當然是有「之一」在；如果讀者有興致要看，去翻本刊第五卷第三十二期及春潮第一卷第八期便是。在這種時候，却沾沾自喜地從這位

老詩人」的「貨攤」中販運着這些貨色，那實在是很抱歉的事，但是，雖然如此，譯者却很想將這些所謂「精工的廢話」全部譯了出來——雖則明知這是「費力不討好」的。

## 寄——

章依

「我那早，早已失去了的愉歡：

在你的溫存中追還；

那蕭涼，蕭涼漂泊的淒咽，

從我的眉尖輕輕消散。

「在寒露洗遍了的秋晚，

明月從雲邊偷偷窺視，

我靜視着銀燦下你的容顏，

像一朵，一朵幽芬的雪蓮。

寄

「那兩顆恬靜柔美的雙眼，

我的心如在寒風中抖戰。

只是一個，一個重罪的囚犯，

靜靜地俯首立你身前。

「願從此深葬了我的哀怨，

只要你，你能將我撫憐。

重整了那凋殘了的琴絃，

將胸中青春的火啊再燃！

十八年，十二，十三日。

四三

## 賀 東

伯 琴

朋友！聽說你要結婚了。這個意外的消息，給予我的灰色生活一個很大的激動！  
是的，一個人到了一定的年齡，結婚是件必要的事！

誰能永遠的孤獨的生活下去呢？

朋友！你就是一個例證。

我們幾個孤獨的朋友，算您年齒最高了。你的需要一個可靠的女性，當然也比我們更爲急切！

記得以前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沒有一次不談到女人，談到愛情。因爲我們都還年青，而且都還沒有實際的愛情的接觸，愛的經驗，所以談起這種問題的時候總是分外起勁，分外感到難以捉摸的興味！

但是結果，我們激烈爭辯的結果，總是意興索然的得出一條不移的結論：

「現在不是空嚷愛情的時候，現代社會不會給與我們相當的享樂。我們只有暫時的犧牲

了個人的慾念，爲改造社會而鬥爭。」

朋友！你該還記得，當我們得出這樣乏味的結論的時候，我們不是立刻冷了半截嗎？是的，在這個時候——黃金握着最高權威的時候，像我們這些雙手空空的窮酸，愛的王國裏如何會有我們的緣分！……

可是現在你竟得到愛了，而且目前的進行聽說還很順利。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意外的奇蹟，這樣的奇蹟會使我們的朋友幸福呢抑會使我朋友從此累入不可測的深淵！……

朋友！我想這樣的奇蹟當然只會給你幸福！我爲什麼要替朋友疑懼？啊！好幸福的朋友！  
嗚！我祝賀你的桃色的命運！

朋友！對於你的婚姻的成功，我是感到這麼大的這麼不可抑制的狂熱！我想像你的新夫人，必是一位容貌莊麗的姑娘。或許她有一對秋水般的媚眼，一個櫻桃般的小口。或許她也同一般美姑娘一樣的有個晴快的臉孔，蓬鬆的美髮風騷地披滿了一頭。而且她那熱情的心腸，溫柔的撫慰，更能使我這位枯寂已久的老友重新嘗到青春的風味！

你說在元旦那天，你倆要在西子湖邊會晤一次。啊！試想想，襯着那麼旖旎風光，這對

( 822 )

初見面(或許是再見)的男女會得到如何大的愉快!

啊啊!我的朋友喲!我這樣熱狂的憧憬着你的幸福,結果更形我自身的孤零。這裏的女人真是妖豔得可以,那般風騷的模樣叫你不能不被她們迷住!有時站在馬路上的梧桐蔭下,癡癡地看着伊我的倩影姍姍地移過。竟至忘了黃昏和白晝!

你曉得我是窮得這樣可憐,但雖這樣窮可是不能不叫我時常借錢去坐很擁擠的電車。我總是大膽的緊靠着伊們的腿部,輕輕的摩動伊們的肥腿。啊!那樣可愛的體溫!簡直使我陶醉了!有時竟至坐過了好幾站還不知道!

啊!我咀咒這樣一個龐大的上海會沒有一個愛我的女人!我也咀咒這樣汹涌的,混濁的黃浦江濤會無力全部湮沒了只向有錢人獻媚的上海女人!

過去,你也曉得的,我會熱狂地愛過我的姨母的女兒。她是那樣的年輕,只有一朶含苞未放的玫瑰能夠象徵她的美麗!我會不顧一切的向她追逐,我會想盡可能的方法向她獻殷勤,可是她給我的是什麼呢?啊!天呀!她連理也不會理我,她從來不會給我一次懇懇的回信。

啊!到現在我纔明白,她是另有所愛的,那是一位有錢有勢的少年!是的,我有什麼條

件足以自豪？我有什麼地方足以博得伊的歡心呢！我還不是只有窮酸？啊！我過去的努力完全絕望了，對伊我不敢再存什麼希冀，因為那都只是自己的幻想！

因此我已決心孤獨地悽涼地度過我的殘生，我要奮勇的打破自己的迷夢；因此對於你的婚事的成功，我也着實的感到幾分「顧影自憐」的悲哀！

啊！請你原恕我的這些廢話，一個人在幸福的時候，是不願聽人家的訴苦的。好，我就在這結束的時候熱情地祝你幸福！可是，我的膩友喲！爲着我的鬱悶，請你允許我最後作個自傷的歎息：

「啊！從此我又少個孤獨的朋友了！」

( 824 )

語 絲 第五卷 第四三期

四八